佛教末流現象；佛法的本源與流變；抉擇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

**壹、緣起──佛教末流現象的偏差**

**（壹）佛教末流之病因：「好大喜功」**

佛教之末流，病莫急於「好大喜功」。

**好大則不切實際**，偏激者誇誕，擬想者附會，美之曰「無往而不圓融」。

內合於玄理，外融乎俗事，至高至卑，無事而不真常本淨，無往而不圓融無礙，達於形而上之妙有。

**喜功則不擇手段**，淫猥也可，卑劣也可，美之曰「無事而非方便」。

**方便無不至究竟，曰「方便為究竟」。**

**[1]然不解無性緣起之離愛染，乃濫世俗之仁愛為慈悲，善行拘於人間，非即人成佛之道也**。

**[2]或不解無性緣起之秩然有次，褊急而求躐等，乃精勤禪定，求神通**。

**[3]不解無性緣起之和樂善生，有悲心而無方便，不能即此時、此土以成熟有情，嚴淨國土，而唯能責之於未來、他方**。

**（貳）佛教心量廣大：遍十方界，盡未來際，度一切有情**

梁漱溟自述其中止學佛曰：「此時、此地、此人」。

不特梁氏之為然，宋明理學之出佛歸儒，亦未嘗不緣此一念也。

佛教之遍十方界，盡未來際，度一切有情，心量廣大，非不善也。

然不假以本末先後之辨，任重致遠之行，而競為「三生取辦」，「一生圓證」，「即身成佛」之談，事大而急功，無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也！

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〈二、法海探珍〉，(p.107)：

前二期佛教，有一個原則，就是成就愈大，所需的時間事業愈多。聲聞三生六十劫，緣覺四生百劫，菩薩三大阿僧祇劫；到中期佛教，達到「三僧祇劫有限有量」的見解。雖有頓入的，那是發心以前久久修習得來。

這種但知利他，不問何時證悟的見地，在後期佛教中突變，就是法門愈妙，成佛愈快。「三生取辦」、「即身成佛」、「即心即佛」，這當然適合一般口味的。

它又是他力的：「自依止，法依止，不餘依止」，是佛法的精髓。中期佛教也還是「自力不由他」。諸佛護持，天龍擁護，也是盡其在我，達到一定階段，才有外緣來助成。

**（叁）釋尊之本教：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，立三世而重現在，志度一切有情而以人類為本**

時治唯識學，探其源於《阿含經》，讀得「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」[[1]](#footnote-1)句，有所入。**釋尊之為教，有十方世界而詳此土，立三世而重現在，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類為本。**釋尊之本教，不與末流之圓融者同，動言十方世界，一切有情也，吾為之喜極而淚。

**（肆）印度佛教興衰之原因**

太虛大師訪問海南佛教國，以評王公度之「印度信佛而亡」，主「印度以不信佛而亡」，與海南之同情王氏者辯。

為印度信佛而亡之說者，昧於孔雀王朝之崇佛而強，固不可。

印度以不信佛而亡，疑亦有所未盡。

印度佛教之流行，歷千六百年，時不為不久；遍及五印，信者不為不眾，而末流所趨，何以日見衰竭？

其或印度佛教之興，有其可興之道；佛教之衰滅，末流偽雜有以致之乎」？

**貳、方針──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**

**（壹）信念**

**從現實世間的一定時空中，去理解佛法的本源與流變，漸成為我探求佛法的方針。**惟有這樣，才能使佛法與中國現實佛教界間的距離，正確的明白出來。

佛教於長期之發展中，必有以流變而失真者。探其宗本，明其流變，抉擇而洗鍊之，願自治印度佛教始。察**思想之所自來**，**動機之所出**，**於身心國家實益之所在**，不為華飾之辯論所蒙，願本此意以治印度之佛教。

《佛在人間》〈人間佛教要略〉：

「**人間佛教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，現在不過將他的重要理論，綜合而抽繹出來，所以不是創新，而是將固有的刮垢磨光**」。

《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》：

「**不違反佛法的本質，從適應現實中，振興純正的佛法**」。

**（貳）分判印度之佛教**

**一、研究印度佛教之難處：現存經論、古德之傳記零碎散亂**

治印度佛教不易，取材於迻譯[[2]](#footnote-2)之經論，古德之傳記，支離破碎甚，苦無嚴明[[3]](#footnote-3)條貫[[4]](#footnote-4)之體系足資[[5]](#footnote-5)依循。

**二、依事理之特徵來論證三期之流變**

**（一）五階、三時**

察印度佛教之流變，自其事理之特徵，約為五階而束之為三時。

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(p.189)：

依多數大乘經的三時教，把五期佛教總束為

[1]**無常實有的聲聞行**，

[2]**性空幻有的菩薩行**，

[3]**真常妙有的如來行**。

這三個時代思潮的代興，是前一思潮發揚到極高的時候，後一思潮已潛在的形成；前一思潮將衰落，後者就立刻用新的姿態飛快的發展起來，形成新的時代。

**三時中，性空幻有的菩薩行，是根本結集聖典的正常開顯**；**真常妙有的如來行，卻因為適應而多少有點離宗。**

**印度佛教史的分類**

五期 三系 四期 三期

聲聞為本之解脫同歸

菩薩傾向之聲聞分流 佛法 佛法

菩薩為本之大小兼暢 性空唯名論 初期大乘佛法

虛妄唯識論 大乘佛法

如來傾向之菩薩分流 真常唯心論 後期大乘佛法

如來為本之天佛一如 秘密大乘佛法 秘密大乘佛法

**（二）三時之教**

三時之證有四：

**一、經典之暗示**：

聲聞藏不判教。

性空大乘經判小、大二教，以空為究竟說。

真常與唯心之大乘經判三教：初則詳無常、實有之聲聞行；次則說性空、幻有之菩薩行；後則說真常、妙有（不空）之如來行，以空為不了義。

昔以一切經為佛說，則三者為如來說教之次第；今以歷史印證之，則印度佛教發展之遺痕也。

**二、察學者之取捨**：

凡信聲聞藏者，或有不信大乘經為佛說；信大乘經者，必信聲聞藏。

信聲聞及大乘性空經者，多有拒斥「真常論」與「唯心論」；信「真常唯心論」者，必以空為佛說。

此以後承於前故必信；前者不詳後，見後說之有異於前，故或破之。

**三、符古德之判教**：

**古德的判教**，以天臺、賢首二家為最完善。

**然天臺所判的化法四教，賢首所判的五教（十宗），從義理上說，與印度佛教思想史的發展，倒是相當接近的**：

　天臺四教　　賢首五教　　四期

　藏教────小教────佛法

　通教────始教────初期大乘佛法

　　　　┌──┘└─┐

　別教─┴──終教─┼──後期大乘佛法

　　　　　　　頓教─┘

　圓教────圓教────秘密大乘佛法

**四、合傳譯之次第**：

「經」則自漢迄東晉之末，以《般若》、《法華》、《十地》、《淨名》、《首楞嚴三昧經》等為盛，並**性空**之經也。

東晉末，覺賢譯《如來藏經》；北涼曇無讖譯《涅槃》、《金光明》、《大集》；劉宋求那跋陀羅譯《楞伽》、《深密》、《法鼓》、《勝鬘經》，**真常**與**唯心**之經，東來乃日多。

經則大乘初傳，印度已漸入真常期，故分別稍難。然就其盛譯者而言：羅什以前，如《般若》、《維摩》、《思益》、《首楞嚴三昧》、《華嚴》、《法華》，此亦性空也（覺賢所譯大部有真常義）。

自東晉末之覺賢，譯《如來藏經》；曇無讖譯《大般涅槃》、《金光明》；求那跋陀羅譯《楞伽》、《深密》、《勝鬘》、《法鼓》，真常論之大義始著。

若《密嚴》、《楞嚴》、《圓覺》，則更出其後：此則真常又後於性空矣。

以言「論」，西晉竺法護創譯龍樹之**性空論**。

北魏，宋、齊、梁間乃有彌勒、無著、堅慧等**真常**與**唯心**論。傳說之《大乘起信論》，則謂出於陳真諦之譯。

**三、印度佛教思想之流變：初為無常論、中則性空論、後乃真常論**

印度之佛教，初則無常論盛行，中則性空論，後乃有真常論盛行，參證史跡有如此，不可以意為出入也。

**參、目的──抉擇契理而又適應世間的佛法**

**（壹）學派的傳承與開展**

**一、各學派判教不同，皆以自宗為了義，他宗為不了義**

印度佛教發展之全貌，時賢[[6]](#footnote-6)雖或有異說，而實大體從同。

即此以探其宗本，自流變以批判其臧否，則以佛教者行解之龐雜，勢必紛呶不已。

**海南佛教**者，以聲聞行為究竟；

**藏衛**來者，以「無上瑜伽」為特高。

**中國**佛教之傳統學者，以「真常論」為根基。

**二、佛法雖因地、因時、因人而有方便之適應，但必須避免畸形之發展、毒素之羼入**

「佛教乃內本釋尊之特見，外冶印度文明以創立者」。故流變之印度佛教，有反釋尊之特見者，闢之可也。

非適應無以生存，其因地、因時、因人而間不同者，事之不可免，且毋寧視為當然。

**海南佛教**者忽視佛教正常之開顯，方便之適應，指責一切大乘道，非佛意也。

然**「方便」云云**，或為正常之適應，或為畸形之發展，或為毒素之羼入，必嚴為料簡，正不能率以「方便」二字混濫之。

**（貳）釋尊標「緣起無我說」，而後期之佛教卻漸與「常我論」合流**

釋尊之特見，標「緣起無我說」，反吠陀之常我論而興。

後期之佛教，日傾向於「真常、唯心」，與常我論合流。直就其理論觀之，雖融三明之哲理，未見其大失；即繩墨之，亦見理未徹，姑為汲引婆羅門（印度教）而談，不得解脫而已。

若即理論之圓融方便而見之於事行，則印度「真常論」者之末流，融神秘、欲樂而成邪正雜濫之梵佛一體。

在中國者，末流為三教同源論，冥鏹[[7]](#footnote-7)祀[[8]](#footnote-8)祖，扶鸞[[9]](#footnote-9)降神[[10]](#footnote-10)等，無不滲雜於其間。「真常唯心論」，即佛教之梵化，設以此為究竟，正不知以何為釋尊之特見也！

**（參）契理契機的抉擇**

**一、聲聞行無以應世求**

印度之佛教，自以釋尊之本教為淳樸、深簡、平實。然適應時代之聲聞行，無以應世求，應學釋尊本行之菩薩道。

**二、菩薩之真精神可學**

中期佛教之緣起性空（即緣起無我之深化），雖已啟梵化之機，而意象多允當。

龍樹集其成，其說菩薩也：

1.三乘同入無餘涅槃而發菩提心，其精神為「忘己為人」。[[11]](#footnote-11)

2.抑他力為卑怯，「自力不由他」，其精神為「盡其在我」。[[12]](#footnote-12)

3.三阿僧祇劫有限有量，其精神為「任重致遠」。[[13]](#footnote-13)

菩薩之真精神可學，略可於此見之。龍樹有革新僧團之志，事未成而可師。

**三、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之良方**

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，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（梵化之機應慎）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，庶足以復興佛教而暢佛之本懷也歟！

**什麼是「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樸」？**

佛弟子所應特別重視的，是一切佛法的根源，釋尊的教授教誡，早期集成的聖典──「阿含」與「律」[毘尼]。**在「阿含」與「律」中，佛、法、僧──三寶，是樸質而親切的**。……

**什麼是「宏傳中期佛教之行解」？**

中期是「大乘法」的興起，**是菩薩行為本而通於根本佛法的**。……

**什麼是「（梵化之機應慎）」？**

**梵化，應改為天化，也就是低級天的鬼神化。**西元前50年，到西元200年，「佛法」發展而進入「初期大乘」時代。**由於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理想化的、信仰的成分加深，與印度神教，自然的多了一分共同性。**……

**什麼是「攝取後期佛教之確當者」？**

如「後期大乘」的如來藏、佛性、我，經說還是修菩薩行的。**如知道這是「各各為人生善悉檀」，能順應世間人心，激發人發菩提心，學修菩薩行，那就是方便了。**如說如來藏、佛性是（真）我，用來引人向佛，再使他們知道：「開引計我諸外道故，說如來藏，……當依無我如來之藏」；「佛性者實非我也，為眾生故說名為我」，那就可以進一步而引入佛法正義了。

**只是信如來藏我的，隨順世俗心想，以為這才是究竟的，這可就失去「方便」的妙用，而引起負面作用了！**……。

**（肆）編《印度之佛教》，盼能消解中國佛教之困頓**

中國佛教為「圓融」、「方便」、「真常」、「唯心」、「他力」、「頓證」之所困，已奄奄[[14]](#footnote-14)無生氣；「神秘」、「欲樂」之說，自西而東，又日有泛濫[[15]](#footnote-15)之勢。乃綜合所知，編《印度之佛教》為諸生講之。

僻[[16]](#footnote-16)處空山，參考苦少，直探於譯典者多；於時賢之作，惟內院出版之數種，商務本之《佛教史略》，《印度哲學宗教史》而已。[[17]](#footnote-17)不復一一註出，非掠美[[18]](#footnote-18)也。

1. 《增壹阿含經》卷26〈34 等見品〉(大正2，694a4-5)：

   佛世尊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迻（yí 一ˊ）譯：翻譯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801）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嚴明：3.謂準確而分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三），p.54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條貫：1.條理；系統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48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資：6.憑藉；依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），p.199） [↑](#footnote-ref-5)
6. 時賢：當時有德才的人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705） [↑](#footnote-ref-6)
7. 冥鏹（míng ㄇ一ㄥˊ；qiǎng ㄑ一ㄤˇ）：指燒給死人用的紙錢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45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7)
8. 祀（sì ㄙˋ）：1.古代對神鬼、先祖所舉行的祭禮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七），p.836） [↑](#footnote-ref-8)
9. 扶鸞：扶乩。傳說神仙來時駕鳳乘鸞，故名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358） [↑](#footnote-ref-9)
10. 降神：1.謂神靈降臨；使神靈降臨。2.迎神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十一），p.96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0)
11. 印順導師，《無諍之辯》，〈五、敬答「議印度佛教史」〉， (p.122)：

    言菩薩行，則三乘同入無餘，而**菩薩為眾生發菩提心**，**此「忘己為人」之精神也**。**不雜功利思想，為人忘我之最高道德**，於菩薩之心行見之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1)
12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永光集》，〈八、為自己說幾句話〉，(p.250 )：

    **常人於佛德則重其高大，於實行則樂其易而速，好大急功**，宜後期佛教之言誕而行僻。**斥求易行道者為志性怯劣，「盡其在我」之精神也**，**蓋唯自力而後有護助之者**。菩薩乘為雄健之佛教，為導者，**以救世為己任者**，求於本生談之菩薩精神無不合。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華雨集第四冊》，〈二、法海探珍〉，(p.107)：

    **中期佛教也還是「自力不由他」**。**諸佛護持，天龍擁護，也是盡其在我**，達到一定階段，才有外緣來助成。說明白一點，**自己有法，它才來護，並不是請託幫忙。** [↑](#footnote-ref-12)
13. （1）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第三章〈初期「大乘佛法」〉，(p.85)：

    **龍樹評斥說一切有部說**：「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欲度眾生，**何以故言於三阿僧祇劫？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**」！**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欲度眾生**，所以說沒有一處不是釋尊過去生中，捨身救度眾生的地方。為法為眾生而無限精進，忘己為人，**不求速成──不急求自己的解脫成佛，而願長期在生死中，從利他中去完成自己。**

    （2）印順導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第十九章〈菩薩眾的德行〉，(p.256)：

    **菩薩行的精進，是無限的，廣大的精進，修學不厭，教化不倦的。發心修學，救濟有情，莊嚴國土**，這一切都是為了一切的一切，不是聲聞那樣的為了有限目標，急求自了而努力。**菩薩是任重致遠的**，如休捨優婆夷那樣，但知努力於菩薩行的進修，問什麼成不成佛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3)
14. 奄奄：1.氣息微弱貌。2.衰弱不振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二），p.153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4)
15. 泛濫：2.比喻不好的事物如大水漫溢，到處都是。8.廣泛流行、擴散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五），p.932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5)
16. 僻（pì ㄆ一ˋ）：5.偏僻；邊遠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一），p.1707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6)
17. 印順導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重版後記，(p.339)：

    本書「自序」中說：「僻處空山，參考苦少，直探於譯典者多，於時賢之作，惟內院出版之數種，商務本《印度佛教史略》、《印度宗教哲學史》而已」。

    **我想在這裡補充幾句**：**「譯典」**是清刻的「大藏經」；**法尊法師從藏文譯出的**《菩提道次第廣論》、《密宗道次第廣論》、《入中論》。**與支那內學院有關的**，是呂澂的《雜阿含經刊定記》（《內學》第一輯），《阿毘達磨泛論》（《內學》第二輯），《西藏佛學原論》（商務本）；何載陽的《南傳小乘部執》（《內學》第二輯）；劉定權的《經部義》（「內學」第二輯）；呂澂等合編的《諸家戒本通論》（《內學》第三輯）。還有日人寺本婉雅譯註的Tāranātha《印度佛教史》，這是西藏傳說的，特別是後期的印度佛教，有很好的參考價值。這本書是留日學僧墨禪法師的。抗戰軍興，墨師到武昌來，我向他借了這本書。不久，他去了香港。等到抗戰勝利回來，知道墨師已在上海去世。這本書，就這樣的「久借無歸」，成為我的書了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7)
18. 掠美：奪人之美為己有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六），p.700） [↑](#footnote-ref-18)